

理论范畴衍生理论的方式

杜黎明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理论范畴是人的思维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浓缩,对客观现实的概括。一个学科的通用概念,也就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凝聚理论范畴的共识,是打造学术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运用理论范畴阐释、表达理论主张,衍生理论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理论范畴将模糊认识演绎为明确认识,二是理论范畴将长远设想演绎为现实规划,三是理论范畴将实践经验系统化和条理化,四是理论范畴使抽象理论现实具体化。

关键词:理论范畴;范畴共识;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6-0005-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601

理论是对某种经验现象或事实的一般化的系统解释。解释现象、预测未来,是理论的重要使命。理论应当具有逻辑自洽性,应当能以一致的方式呈现现象,应当能有效地预见新现象及其与既有现象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理论的解释功能、预言功能,还是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都需要借助理论范畴才能得以实现。理论范畴是人的思维反映和把握社会存在的成果,是人的思维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浓缩、提炼和概括,既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判断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工具,也是研究者表达观点和主张、进行学理阐释和学术论证的基本工具。使用规范的理论范畴,是学术表达区别于大众表达的重要标志。“在人类文化科学中,概念的构造依赖于问题的提出,而后者是会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而变化的。”^{[1]62}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推动社会科学分科发展;一个学科的通用概念,也就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学科理论范畴既是本学科的不同研究者结成学术共同体的纽带,也是区分不同学科研究的依据和标志。从运用理论范畴阐释和表达理论主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繁荣发展的角度,理论范畴可以借助四种方式衍生理论。

一、理论范畴将模糊认识演绎为明确认识

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认识 and 经验的总和,是系统化、编码化的信息;理论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化处理;知识是形成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所谓有知识就是能够断定真命题”^{[2]950}。知识有真假,只有真知识才能成为科学。“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等方法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3]4};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人的有目的

收稿日期:2024-09-26

作者简介:杜黎明,男,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自觉引领的历史主体特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学理探究”。

的活动与客观的、可实证的知识体系的结合。社会科学理论是人们探究社会现象,从中得出的关于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规律等的成体系的结论。理论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思想构造,是一种并非现实但又合乎规律的东西,而理论范畴则是思想构造的工具。合理的理论范畴,不仅可以借助范畴自身的逻辑运动去分析处理模糊的感性材料,而且启发人们去收集感性材料,使原本模糊的认识变得明确而具体。

(一)理论范畴提高感性认识的丰富性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感性材料的多样性、感性认识的丰富性,是理性认识可靠性的保障。认识主体的理论信仰,对形成感性认识总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认识主体在理论范畴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图式既影响感性认识的内容,也影响感性认识的形成效率,正可谓“观察负载理论”“观察受理论的‘污染’”;对于同一棵大树,在木匠的眼中是木材,画家看到的是色彩和色调,植物学家看到的是它的形态特征;没有可靠的理性和正确的认识图式为先导,感性直观的丰富性也难以转化为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实践是认识的最终来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认识主体依据社会生产生活的领域的分异,选择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范畴并据此形成认知图式,用以观察社会,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

感性认识积累不充分是认识模糊的成因。运用基本理论范畴形成认知图式,提高感性认识的形成效率,是把模糊认识转变成为明确认识的重要环节。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一方面形成发展现象的认知图式,以尽快获取对发展现象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成为感性认识归类的依据,成为联结不同感性认识的纽带,成为分析、加工和处理感性认识的理论工具。理论范畴提高感性认识丰富性,依托丰富感性认识形成对客观对象的理性认识,使理性认识借助于理论范畴表达成为理论主张、理论观点,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

(二)理论范畴加工感性材料生成理性认识

理论范畴是辩证思维运动的指向标。辩证思维运动中,不论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还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25},都需要以理论范畴为媒介,在理论范畴的指引下完成。面对丰富的、具体的,同时也是杂乱无章的感性材料,没有理论范畴的介入,认识者难以实现对感性材料的梳理,难以从中抽象出理性认识。运用不同的理论范畴,梳理加工针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感性材料得到的条理化感性认识,以及从条理化感性认识中抽象出的理论主张、理论观点都会存在差异。社会生活中,不同个体在相同环境,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面对相同的社会现象,从中抽象出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论观点,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指引辩证思维运动的理论范畴不同,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进路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改善,民生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为数不少的人一方面在尽情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又对我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缺乏认同,甚至顽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月亮都是国外圆”而妄议党的战略决策、战略部署;没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指引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的形成和加工,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一方面要避免简单重复的政治判断,仅对党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进行“呼口号”“表决心”的学习理解和社会传播,“坚决反对死记硬背,只知唱高调,不务实际的恶劣学风”^[5];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范畴,对党的创新理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进行理论解读,在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的辩证反思中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的认识。

(三)理论范畴促使混沌认识的条理化

信息来源多元化在带来信息获取便利的同时,也凸显信息辨识的现实紧迫性。社会生活中,来自不同渠道的关于同一对象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混沌的信息系统。理论范畴以及依据理论范畴形成

的认知图式成为信息辨识、信息条理化的线索和依据。运用理论范畴,处理混沌的信息系统,以形成理论主张,也就成为理论研究的方式。

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模糊认识到明晰认识的发展过程。社会事物、社会现象、社会历史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主体——人的活动构成。在实践中形成对社会性事物,即在现实的具体人的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客观存在的模糊认识,一方面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最终才能形成对社会性事物的明晰认识。无论是实践对社会性事物的认识的检验,还是新的实践经验补充完善对社会性事物的认识,都需要借助于理论范畴。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创造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遵循了从模糊认识向明晰认识的发展过程。正是改革开放孕育催生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手段、市场手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范畴,正是依据这些理论范畴审视改革开放实践,才澄清和纠正了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混合”等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图景不断明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晰认识,成就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以顶层设计为统领、以法律制度规范改革行为的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6]348};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认知,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16},既是对那些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谬评谬断社会主义中国特色错误言论的直接回击,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图景的科学建构。

二、理论范畴将长远设想演绎为现实规划

意识活动具有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功能在国家治理中表现为战略和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社会性是人最本质的属性;个体人的自由行为总是会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强制性力量的规范和约束。个体人对这种强制性的规范和约束理解越深刻,人的个体自由性和社会属性就越契合。战略愿景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憧憬和期望,规划目标意在描述未来的社会实践结果;“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8]19} 国家战略和规划越能被社会化的个体人所认同,制定实施战略和规划的成就也就越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思维,就是要求有全局观和长远观,善于着眼全局着力长远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理论旨在解释社会现象、预测社会现象,并据以指导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描绘、阐释、论证战略愿景及规划目标和任务,既是战略和规划的宣传推广方式,也是一种理论生成方式。

(一)理论范畴揭示创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序列的延展,“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19}。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创造者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使历史发展水平超越在单纯的客观规律作用下所能实现的高度,实现这种超越必须全面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现实的个体人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构成单元,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自然会对历史发展基础与前提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创造历史,既需要借助于理论范畴、理论分析的力量,清除、纠正个体人对历史发展基础与前提的错误的、片面的感性认识,也需要理论范畴、理论分析把关于历史发展基础与前提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以理性的力量凝聚发

展共识,汇聚创造历史奇迹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理论范畴揭示创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近代中国外受列强侵略和欺凌,内受封建帝王统治,民生凋敝、多种社会矛盾交织。如何揭示变革图强、创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虽把中国归为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把中国描述为“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但也并未能全面深刻揭示中国社会的矛盾,也就无从真正揭示创造历史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理论范畴,并据此分析揭示创造历史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 1939 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认清中国大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正因为有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才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范畴,强调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据此制定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中国人民创造了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上百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的伟大历史。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这一理论范畴,用以描述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强调经济新常态是一种客观现实,无所谓好和坏,是创造新时代的伟大历史必须深刻认识、全面把握的基础和前提。社会现象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矛盾总是错综交织的,历史现实总是纷繁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揭示创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提供了科学指南,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揭示创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是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

(二)理论范畴论证阐释战略愿景

战略愿景是历史创造的行为先导。战略着眼于未来,未来是当前的历史延续。只有深刻认识现实,才能准确预知与把握未来。战略愿景越清晰,战略目标越明确越合理,制定实施战略的效果自然也就越显著。战略愿景、战略目标是立足当前,依据发展趋势,遵循发展规律,对未来的现实、未来的场景的描绘。战略愿景、战略目标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不是主观臆断的异想天开,而是理论家运用战略思维,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成果。历史运动的领导者,需要以简洁直观明了的方式,向人民群众描绘未来的历史现实,未来的社会现状,以引导和规范民众个体的行为选择,形成和汇聚创造历史的最大合力。战略愿景大大超越当前的现实,运用理论范畴描绘阐释战略愿景,意在使人的思维借助于理论逻辑的力量,着眼未来的现实需要做出当今的行为选择。

战略目标衔接形成战略愿景。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战略思维,善于运用相互衔接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长远目标描绘战略愿景,以战略目标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分解和落实保障战略愿景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0]536}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党的十五大立足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的客观实际,提出 21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又形成“新三步走战略”的框架:第一步,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即到 2020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即到 2049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目标的指引,使人民群众看到未来发展的希望,明确努力的方向;如期实现近期目标,充实发展基础,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长短目标的衔接,形成中国人民“抬头看路盯方向,低头拉车垒根基”的历史创造者风格,为成就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理论范畴表达战略愿景。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时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中国

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近代中国陷入苦难深重的泥淖,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为探寻民族发展的出路,先后学习效仿过多种模式,也提出过多种理论主张;习近平总书记用新的理论范畴对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夙愿和战略宏图进行了系统归纳和综合表达,生动直观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愿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运用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表达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愿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此后党的八大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章;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强国目标紧密结合的方式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大丰富和完善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的内涵,明确提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愿景。党的二十大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要求,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表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运用理论范畴表达战略愿景,及时用战略实践成果丰富理论范畴的内涵,又用理论范畴的逻辑运用成果指引战略实施,理论实践协同螺旋发展,是生成新理论的重要方式。

(三)理论范畴阐释论证战略实施

战略规划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制定实施战略的基础和现实是什么,二是战略愿景、战略目标是什么,三是联通现实和战略愿景、战略目标的纽带和桥梁是什么。战略愿景和战略目标描绘的是未来的现实,往往不易为当今的人们所理解和认同;战略规划的时间跨度越大,促使其大众认可、大众认同的工作就越繁重。运用理论范畴的逻辑分析,阐释论证战略愿景、战略目标,是强化战略规划的大众认可、认同的重要方式。凝聚实现战略愿景的磅礴动力,既需要理论范畴论证愿景的潜在可能性,也需要理论范畴论证实现战略愿景的途径和方法的现实可行性。依据战略规划大众认同的现实需要,运用理论范畴,阐释论证实现战略愿景、战略目标的方法和途径,是生成理论的重要方式。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阐释论证战略实施的理论范畴。生产力发展有质的规定和量的特征,生产力的扩张不能弥补低质的缺陷;仅有低质生产力规模扩张的经济体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作为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改造提升实体性要素,引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标识生产力质的规定性的基本依据。“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1]生产力的新质,是由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孵化的新业态、孕育的新模式、拓展的新领域、开辟的新赛道、滋生的新动能、培育的新优势所系统集成的高效能、高效率、高质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2]10},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2]11}。新质生产力突出和强调科学技术,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阐释论证战略实施的理论范畴,新质生产力的范畴运动,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也深刻阐释了把美好蓝图变为发展现实的行动路径。

三、理论范畴将实践经验系统化和条理化

理论源于实践。总结提炼实践经验,是最重要的理论生成方式。实践经验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其表达形式总是主观的。运用理论范畴表达实践经验,借助于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凸显所表达内容的客观性,弥合经验表达形式的个体主观差异,实现实践经验的系统化和条理化表达并借以生成具体理论,既是理论生成、理论表达的基本范式,也是促进理论传播、增强理论认同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13]76} 明确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系统化、条理化表达中国实践经验的原则、要求和方法。

(一) 运用理论范畴表述中国改革开放经验

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亟待运用理论范畴予以规范表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理应生成影响深远的理论。毋庸讳言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总体而言滞后于实践,使理论疲于实践成就阐释,却未能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引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一些学者无视滋生西方理论的现实同中国现实的巨大差距,总是习惯于运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当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实践,不是去反思西方理论是否存在逻辑的漏洞,是否适应中国的现实,而是一味责怪中国实践离经叛道,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企图修正中国实践以适应西方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过度泛滥的警醒,也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提出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出教育家精神这一理论范畴,明确指出其对引领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功能^[14],既是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简单套用西方教育学理论指手画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抨击。二是实践经验理论总结的表述方式有待改进和完善。一些学者习惯于直接运用政治术语、政治判断,而不是得到广泛认同的理论范畴表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虽然突出了理论研究的价值立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适应宣传工作、意识形态需要而淡化甚至是忽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假象。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直接以追求思想自由、追求学术为由抗拒接受和认同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刻意限制甚至是恶意歪曲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内涵。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近代开始之初,“社会科学就被分别用于进行两项任务。一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起着制度性的作用,二是作为一种超学科的话语。直到19世纪末社会科学在大学中获得制度化之前,它都保持着在智力文化批判和专家系统之间的分离。前者主要存在于文学公共领域,而后者则属于国家制度的范围”^{[15]115-116}。用学术研究政治,在政治中找学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采用理论逻辑运动的方式,对政治判断进行学理的阐释和论证,把包含在简洁的政治判断中多重学术论断条分缕析地表达出来;用得到广泛认同的理论范畴而不是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生成新时代的理论的重要方式。

(二) 运用理论范畴指引和规范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需要理论范畴在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是揭示现实、透视社会现象,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方式。通过实证寻求知识,其目标就是把人的认知从关于世界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达到方法论上的统一和科学的等级观念。“实证主义关于人类知识的主张,或者说它的科学观,把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推向了历史的舞台,并且长期享有主导性地位。”^{[15]110-111} 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往往又会借助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复杂的动态变化的社会理想化为简单的相对孤立静止的考察研究对象,从而把有着重要影响的现实因素抽象忽略掉。选择合理的理论范畴归并、串联实证研究材料,组织构建实证研究中的思维过程,梳理提炼、总结表达实证研究结论,借助于理论范畴的逻辑运动和思维延展,把在复杂动态变化的现实进行理想化的抽象过程中漏掉的现实因素重新纳入研究视野,旨在提高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真实社会的贴切程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是透视中国实践的重要工具。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研究因注重自然科学的方法、注重数学工具的运用而披上“科学”的外衣。国内一些学者曾运用西方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套路对中国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诸多有违国人直观经验和生产生活常识的结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实践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包括客观辩证法范畴、主观辩证法范畴、实践范畴。客观辩证法范畴所把握的是客观世界发展的理论,主观辩证法范畴所把握的是认识和辩证逻辑,实践范畴所把握的是变革世界活动的理论^[16]。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离不开逻辑思辨,需要具有辩证思维的能力。在一些功利主义者看来,与实证研究直接关照现实、直接针对社会现实而显得实用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视思辨,不注重实证、不注重现实研究而显得枯燥、空洞、抽象、不实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注重实证、不注重现实研究。与西方实证研究注重经验表象的认识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研究目的不止于经验表象的揭示,而是要从特殊中透视一般,从经验表象中获取对社会现象、社会事物本质的认识。简单沿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经验和套路,不考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引这一根本的重大的现实因素,研究成果、研究结论与客观现实、实践需要大相径庭也就在“情理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缺场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终会落得研究者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下场。实证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描述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表述研究过程、表达研究结论,借用理论范畴的逻辑去弥补和纠正因实证模型建构中忽略重要的现实因素而产生的研究结论偏差,正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实证研究法则和研究特色所在。

四、理论范畴使抽象理论现实具体化

理论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无论是理论研究中从具体到抽象,还是理论运用中从抽象到具体,都需要借助于理论范畴,都需要理论范畴作为思维的中介。在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实现抽象理论的现实具体化过程中,首先要运用理论范畴,把理论体系、具有复杂结构的理论解构为基本的理论命题,然后运用理论范畴,将理论命题转化为实践原则、行为规范。

(一) 理论范畴解构理论生成理论命题

理论总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命题集合。理论命题是形成理论的结构单元。以概念为基础,对事实或现象进行分析或分类,概括或假设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即为命题。命题是对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理论的完整性有两个层次的表现:第一,理论体系是理论单元遵循一定的逻辑形成的有机整体;第二,具体理论是由不同理论命题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结成的有机整体。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系统功能不是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功能的简单汇总,系统拥有单个子系统所不具备的功能。系统的结构,从本质上决定系统所具有的单个子系统不具备功能的功能;系统超越其子系统的功能,是系统结构优化程度的直观体现。与此相似,理论体系的内涵和意蕴,不是理论单元的内涵和意蕴的简单汇集;理论有机体具有而理论的结构单元不具有的内涵和意蕴,是理论结构优化程度的直观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弥补生成理论命题中的内容缺失与漏损。理论指导实践,主要是以理论命题转化为实践原则、实践规范的形式实现。理论范畴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有原初内涵、引申内涵、转用内涵三个层次。原初内涵是最初运用这一理论范畴所表达的确切思想和实践要求;引申内涵是在历史进程中,人们运用理论范畴表达的比其原初内涵更丰富的思想和实践要求;人们运用理论范畴表达与其所揭示和反映的事物相类似,但已经脱离其原初内涵和引申内涵的思想和实践要求属于理论范畴的转用内涵^{[17]2}。理论范畴的内涵发展,承担着弥补理论命题生成中发生的理论内涵和理论意蕴缺失与漏损的使命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既要防止对理论的理解走样变形,又要防止解构理论、生成理论命题中发生理论意义和理论意蕴的缺失与漏损。将党的制度建设这一理论范畴的内涵从制定实施党内规章制度拓展为科学阐释自我革命与

社会革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之间的逻辑关系^[18],不仅生成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这一理论命题,而且生动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选择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以理论范畴内涵发展的方式,弥补解构理论、生成理论命题中的内容缺失与漏损,本身也就成为生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方式。

(二)理论范畴转换理论命题生成实践原则

理论命题转化为实践原则是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中介。理论命题终归还是思维运动的产物,还是精神力量;理论命题只有转化为实践原则,使思想因素渗透到实践要素之中,实践方式实现了改进,取得了比既往更丰富、更优质的实践成果,理论命题、理论思维的精神力量才转化成为物质的力量。繁荣的文化、灿烂的文明与落后社会生产并存的不协调格局,根源在于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中介缺失缺位。科学技术转化,实质是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知行统一,“知”的节操转化为“行”的准则,文明的教化才能真正体现和落实为社会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与践行。理论范畴是比理论命题更简单、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思维产物、精神产品,既是理论命题的大众化传播的工具,也是助推理论命题转化生成实践原则的武器。从理论范畴认同,到理论命题认同,再到理论认同、理论体系认同,是形成理论信仰的基本环节;从理论认同向行为自觉的转变,是“知”“行”统一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践行,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巩固的递进规律有两种表现:一方面,首先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共识和认同,然后据此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共识和认同,再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共识和认同;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然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转化为实践原则。

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中,既有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决定作用的体现,也有理论创立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学习研究社会科学理论,首先,要深刻把握孕育和决定理论产生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总有决定其产生的社会存在;考察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重在研究决定理论产生的社会存在。其次,要深刻把握理论创立者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与理论创立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分不开,考究理论创立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最后,要理解该理论对文明发展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学科理论发展自有的逻辑和规律;新理论的创立总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又必然对日后的理论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考究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深刻理解学科发展规律、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与规律。推动学术创新,亟需运用取得广泛共识的理论范畴描述客观现实、表达思想,展开逻辑论证,衍生新的理论。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韩水法, 莫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 金岳霖. 知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3] 林聚任, 刘玉安.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王伟光. 学习和掌握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J]. 红旗文稿, 2024(01): 4-11.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8] 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9]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 [1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1).
- [1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4] 屠明将. 教育家精神融入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逻辑向度与体系建构[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3):65-71.
- [15] 殷杰.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7.
- [16] 赵智奎. 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理论范畴的历史分析和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04):90-102.
- [17] 杜黎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产力安全发展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
- [18] 陈家刚.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时代主题、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J]. 学习与探索,2024(06):10-20.

Ways of Deriving Theory from Theoretical Categories

Du Liming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China)

Abstract: Theoretical categories are the condensation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phenomena by human thinking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objective reality. The general concept of a discipline, that is, the basic theoretical category that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Condensing the consensus of theoretical categories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building an academic community. There are four main ways to derive theories by using theoretical categories to explain and express theoretical claims: first, theoretical categories deduce vague perceptions into clear understandings; second, theoretical categories deduce long-term ideas into realistic plans; third, theoretical categories systematize and organiz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fourth, theoretical categories concretize abstract theoretical reality.

Keywords: theoretical category; category consensus; academic community

[责任编辑:左福生]